

著 林 大 斯

# 論列寧主義基礎



社 放 解

# 論列寧主義基礎

著 林 大 斯

新華書店發行

# 論列寧主義基礎

著者 斯大林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細路一號

印刷者 文明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96號

0029

1949年8月 1,5001—2,0000(碼)





## 目次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三
(二) 方法	一〇
(三) 理論	一八
(四) 無產階級專政	三六
(五) 農民問題	五〇
(六) 民族問題	六四
(七) 戰略與策略	七五
(八) 黨	九三
(九) 工作作風	一〇九

——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獻給紀念列寧時應徵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說明這個題目，就得著作一整本書。甚至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對於列寧主義的詳盡說明，而至多也只能是對於列寧主義基礎的一個簡要敘述。雖然如此，但我認為作這樣一個敘述，藉以指出幾個爲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底基礎。列寧的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來開始。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於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因而自然是與列寧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只是要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中。這個定義是含有一部份真理的，可是它絕對不能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

於俄國特殊環境中，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現象了；就會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並不單只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這個定義是帶有片面性弊病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底革命原素復活起來，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開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割裂成革命部份與溫和部份的愚蠢庸俗的意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這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份真理。這一部份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份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期，在訓練無產者去作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

時期活動的。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門生列寧，則是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了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展着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裏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活動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說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長成和鞏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爲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鬥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所以與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也就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主要任務之一。

##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是在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達到盡頭，而轉變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長大形成的。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有革命開始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三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擁有莫大的勢力。與這種莫大勢力鬥爭時，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職工會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鬥爭等，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每況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鬥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既得贓物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鬥爭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要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資本主義陣地整個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定要實現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和依賴



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橫蠻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階級級的出現，本地知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爆發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也就是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為一團，並投入天秤底一端，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使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為俄國而工作的列寧，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

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俄國當時孕妊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所以祇有俄國能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俄國資本底莫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及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了，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任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犧牲流血的事實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爾得到借款，而從人民身上擄取幾萬萬盧布來繳付

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等等勾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國是這次戰爭底重要角色呢？

正因爲如此，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終於結合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能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鬥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便會甘心喪失像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人力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真想不僅打破沙皇制度，並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與反帝國主義革命，便與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且一定要轉變爲反帝國主義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

而且，當時在俄國又興起了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決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應向前進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當時定要成為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是因為俄國當時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當時僅僅在俄國才有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根本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巧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擴展到國際舞臺上去，揭破帝國主義底癱疽，證明資本主義必遭破產，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而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孕妊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線是繫注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國和十八世紀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是移往德國了。

顯然，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也就是恰巧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大概原因。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的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實都指明這個革命定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所以不是偶然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就在他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

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是一定要移到俄國來了。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是綽綽有餘地證實了列寧這個預言的。

既然這樣，那末作過這樣革命和具有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又有什麼奇怪呢？

##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即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的。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那種慣



於遷就的小資產階級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是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是『照常』發展着；當時用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能達到『薰心醉日』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頗揚得高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胖胖，根本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生動的羣衆革命鬥爭脫離了關係，變成了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記起馬克思底理論，但目的是要閹割這理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小氣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通過些『革命的』決議和口號，但目的是要把這些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

不是使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但目

的是要用一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的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莫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而無能爲力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武庫，拋棄那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那就根本不能去與資本主義交戰。不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或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把第二國際底骯髒馬廐拿來做一番總檢查和總清洗的這一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底革命鬥爭火焰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焰中檢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即是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消滅理論與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爲祇有這樣，才能造成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

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行爲，根據它們的行動來檢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爲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羣衆和準備羣衆去作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爲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訓練和教育，因爲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

這個方法是如何實際應用了的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本身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便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爲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既然形成了相當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使無產階級雖佔人口少數，但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週圍，——那末，爲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爲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線，並加速總解決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說過，如果當時在

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就會『很好』了麼？豈不是大家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是比——譬如說——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便不能保持政權，於是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爲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了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請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有危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所以它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即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

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試問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羣衆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企圖過用國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國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麼？——試問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了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革命理論並不是教條』，『革命理論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會最終形成的』，（見『幼稚病』）因爲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爲『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友』）因爲理論是應當由實踐材料來考驗的。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各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回憶『以戰爭對付戰爭』這一口號底歷史，就是以瞭解這些黨底政治實踐是何等虛偽和腐敗，它們以堂皇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它們的反革命勾當。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舉行的堂皇示威，當時第二國際威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開始戰爭，那就要遇到慘象百出的起義；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待開始時，巴塞爾決議却已束諸高閣，而同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即爲資本主義祖國光榮而互相殘殺的口號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行，那豈不是顯然一文不值麼？祇要把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就能懂得機會主義底政客是何等卑鄙，而列寧主義底方法是何等偉大了。這裏我不能不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話，他在那裏無情地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不願按實際行動去估計黨，而企圖按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黨的那種機會主義態度。

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儈庸人政策，竟以爲……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那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



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還不說第二國際各黨懼怕自我批評的態度，我還不說它們那種極力掩蔽自身錯誤，抹煞迫切困難問題，用一些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用一些消磨生動思想，使黨難於根據自身錯誤去領受革命教育的虛偽話頭來遮蓋自身缺點的態度，它們這種態度是受到了列寧譏笑和痛斥的。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中論到無產階級黨底自我批評問題時寫道：

『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有人說：揭露自身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有危險的，因為這會被敵人利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黨。列寧認為：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列寧還在一九〇四年，當我們黨還幼弱而不甚大時，就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說道：

『他們（指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而言。——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起來；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

專門談論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句段。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嚇，却能夠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發展而被克服的。」（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列寧方法底原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在實質上是批評的革命的學說』。列寧底方法就是澈頭澈尾都爲這種批評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可是，如果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把馬克思底方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在事實上，列寧底方法不僅是把馬克思底批評的革命的方法恢復了，不僅是把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恢復了，而且是把這個方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了。

## （二）理 論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問題來講：（一）理論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二）對自發『論』的批評，（三）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爲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底主要點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化爲事實，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據說列

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這點的。大家知道，普列哈諾夫曾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表示『不關心』。同樣，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愛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應當指出，對列寧及列寧主義所持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完全與列寧主義底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於事的巨大危險。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底偉大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瞭解四周事變底內在聯繫；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使實踐不僅能瞭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能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下面這個著名原理：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比誰都更瞭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的黨，因為我們黨擔負有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作用，而又處於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他還在一九〇二年預察到我們黨所擔負的這種特殊作用時，就認為必須指出：

『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見『列寧全集』，

#### 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列寧這個原理是具有特別巨大力量和特別重大意義的。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期最重要的科學成果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而擔任實現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列寧。——這件事實可算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應當隨同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在其『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部傑作裏面，為自己的時代實現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哈諾夫雖很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但他自己却甚至沒有敢於認真着手來執行這個任務。

（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在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即工人階級黨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線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唯一按資本主義『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路線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體系。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反對黨在工人階級前面行進，反對黨把羣衆提高到覺悟底水準上，反對黨領導運動，而主張使運動中的覺悟成份不致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行進，使黨祇聽從自發運動，跟着這運動後面做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成份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體系，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臺，而在實際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謂『經濟主義者』，否認在俄國有成立獨立工人政黨之必要，反對工人階級爲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根本要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所進行的鬥爭和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批評，不僅打破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進行這個鬥爭，那末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創造獨立的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黨裏都是最廣泛流行的，雖然形式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就是第二國際首領們重複得令人作嘔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們；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爲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這些事實指出來並加以解釋，而一經指出以後，就安心不管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以說明世界爲限，它還應當改造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各黨曾發表過恐嚇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那它們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待開始時，這些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諸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祖國而戰』」。人們說，因爲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致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可是，如果以爲這裏有什麼人應負其咎，某人叛變了或叛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爲國際是『和平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水準』下，再沒有別的法可想。『生產力』『應負其咎』。考茨基老爺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回『我們』解釋的。而誰不相信這個『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準』這樣的決定因素，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飾機會主義真面目爲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就與之作過鬥爭的那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的變形表現罷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就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黨的預備條件。

(三)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一種主要業務；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莫大勢力，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都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底粗暴寄生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新迪加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更加增長，把羣衆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唯一救星。（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由此就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加緊向殖民地 and 依賴國輸出資本；擴展『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一直囊括全地球；資本主義變成爲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

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剝削並壓迫着廣大殖民地 and 依賴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個是迫得要進行鬥爭以求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和依賴國。（見『帝國主義』）由此就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國外的，即殖民地戰線上的反帝國主義義憤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份額』的國家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復那已被破壞的『均勢』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就使得第三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因而削弱帝國主義，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見『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一個世界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把以上一切結論綜合爲一個總結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十一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性質、範圍和深度問題的觀察法，以及這革命底一般方案，也就隨着改變了。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個觀察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獨自在的單位，已經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各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整個統一體系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那末這體系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的情形，就不能成為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為敵方。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個的民族為敵方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線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個矛盾發展底結果，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個國家裏被衝破呢？

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份較多的地方。

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並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會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鍊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鍊條就在這裏被衝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以革命無產階級爲首的偉大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為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爲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鍊條在俄國

却原來是薄弱些。

在最近將來，這鍊條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它最弱的地方。譬如說，這鍊條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年輕而奮勇的革命無產階級，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顯然偉大，顯然嚴重的同盟者。因爲在印度與革命對立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即是沒有絲毫威信，而理應爲印度被壓迫被剝削羣衆所共恨的外國帝國主義。

這鍊條很有可能會在德國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例如在印度發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與德國兩國在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鍊條被衝破，通常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

幾等的地方發生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時，已失去了第二國際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懼怕瘟疫的書獃子們所喜歡賦予給它的特殊意義。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回來都說（而且現在還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或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間斷時期，在這個間斷時期中，已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力量 and 準備反資本主義的『決鬥』。這個間斷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祇是，而且不能不祇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慾望底掩蓋物和粉飾品。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孕妊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環境內，當『繁榮的』資本主義已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語），而革命運動正在全世界各國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反動勢力，包括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在內，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由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餘孽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定會轉變為

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這個原理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無怪乎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夜時，就在他所著的『兩個策略』這本書裏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鍊條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貫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癱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狹隘到極點了。』（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我還不說列寧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比在『兩個策略』中更明顯地表現爲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思想，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爲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裏轉到資產階級手裏，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據說這種斷語甚至流傳到我們的共產主義報章上來了。我應當指出，這種斷語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

中不是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勝利，稱爲『「秩序」組織』，而是稱爲『戰爭組織』。  
(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論臨時政府』的幾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他在這幾篇論文裏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向黨提出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謀得現時執政當局底細微讓步，而是要完全推翻這個執政當局』；他在這幾篇文章裏發揮了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在歐洲發生的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寫道：

『假如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焰將延燒到歐洲；那在資產階級反動高壓下備受折磨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同我們表明——這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底革命高潮就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而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會不惜犧牲地爲奪取政權，爲成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收「非無產者民衆」參加那使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級俄羅斯從沙皇制度下，從地主土地權力下解放出來的局面，當然不是爲了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了聯合歐洲無產者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著名言論，他在這裏援引了我們剛才從『兩個策略』中引證過的那一段說明俄國革命發展規模的話，而得出如下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全國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全國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座人工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看來是已經夠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進行鬥爭反對「不斷（不停頓）革命」論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力，澈底利用農民底革命毅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底革命毅力，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就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害了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於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殊不知他們這樣作法，就是不顧看見像農奴制度餘孽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肯顧及俄國農民這樣的嚴重力量；殊不知他們用這樣的政策，祇能阻止把農民爭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爲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停頓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爲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而是因爲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由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那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而一改變了它，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於實用了。當時需要列寧用自己的老練的手法來糾正這個錯

誤，取得馬克思真正的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而使它成爲自己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其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胡舉德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怎樣說到不停頓革命問題吧：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革命也其實行上述要求，便立刻結束革命的，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要使革命成爲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都被摧銷統治地位，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無產者底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都發展到使各國無產者間的競爭歸於停止，以及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方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裏的時候爲止。』

換句話說：

(1)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革命事業，這與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各派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焰燃遍於世界各國，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而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革命過程中所實行的一切，完全相合。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

論，使它不適於實用了。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也就嘲笑了我國『不斷論者』底理論，稱之爲『奇怪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與這個漂亮理論背道而馳』。列寧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是在俄國『不斷論者』底理論出現以後經過十年的時候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什維主義的，說這理論『從布爾什維克方面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方面拿去的，就是『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見同卷所載列寧『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一文）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必須記

着：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順利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裏怎樣說到這些條件吧：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就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夠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當然不是。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有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獲得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獲得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在於『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 （四）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個題目，我拿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規模，其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得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夠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當然不是。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以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為不可戰勝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怎樣辦呢？為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是必須實現現在革命勝利後「第一天」就會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1) 打破那些已被革命所推翻所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圖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行動；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肅清，消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就是爲着實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個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入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到另一個營壘。」（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是自有其根據來圖謀復辟的，因爲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



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而這當然是標本的現象，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那末他們依然是比彼剝削者強有力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何在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繫底力量和堅固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三頁）

第二，就是『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還必然保存有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金錢不是一下子就可消滅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還有種種聯繫，組織技能和管理技能，還有熟悉一切管理「祕訣」（習俗、方法、手段和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與高等技術人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接近，還有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底力量，就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小生產在世！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

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這種人是不可驅逐，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而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來教育他們」（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和第一八九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同上，第一七三頁和第一九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要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瞬間即逝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與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個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把自己教育並鍛鍊成爲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個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階

層。

馬克思同工人說過：

『你們應當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是爲了把你們自己改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

（見『馬恩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時寫道：

『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將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爲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靠意志，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久的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夠擺脫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頁和第二百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上所述，便可明白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保留而不侵犯舊經濟政治制度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平常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的辦法。各國孟什維克與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如洪水猛獸，竟用

所謂『爭取政權』概念來抹煞了專政概念，通常都把『爭取政權』歸結爲更換『內閣』，歸結爲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上台執政。顯然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更換內閣的辦法，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是與真正無產階級爭取真正政權，毫無相同之處的。麥克唐納爾輩和謝德曼輩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癱疽的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剝削羣衆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底微候；雖然如此，但這種政府仍舊不免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爾政府或謝德曼政府，是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擁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新的地方政權機關的新國家，是在舊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廢址上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產生出來，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強力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力爲倚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按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

實質上是與其他任何階級專政都沒有絲毫區別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迄今以前所有一切階級國家是剝削者少數對被剝削者多數施行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施行的專政。

簡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力為依據，並得到被剝削勞動羣衆底同情和擁護。（見『國家與革命』）

由此就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供一切人享受，既供富人享受，又供貧民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關於普遍平等、『純粹』民主及『十足』民主等等的廢話，是要用資產階級立場來掩飾一件無疑的事實，即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不能有平等的事實。『純粹』民主論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飼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底癰疽，掩飾帝國主義並賦與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羣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被剝削者是沒有得到，而且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倉庫等等爲享有『自由』權所必要的東西，乃是剝削者獨享的特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羣衆是沒有真正參加，而且不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甚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並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理德華和司丁尼斯華、洛克賓爾輩和摩爾根輩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爲目標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爲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決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而祇能是由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軍隊，打破資產階級官吏機關，打破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上這樣說。無產階級革命『……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致顧格爾曼的信內這樣說。

馬克思這一句以大陸爲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爲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曾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爲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是有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曾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因爲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充分發展的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尚未出現以前，情形曾是這樣。可是，經過三四十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此時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此時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此時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失了，於是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的見解，也就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事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人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機關底污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到了「歐洲式的」

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裏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如果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已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時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不利』的關係，也許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作嚴重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運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個巨大工作呢？至於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長成的無產階級舊式組織，不能實現這個工作，那是不容懷疑的。究竟是無產階級



底那一種新式組織能夠實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掘墓人底作用，不僅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僅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個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比舊式組織優越的地方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能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的工人而無一例外。

就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只有這樣的組織能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兵士和水兵，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先鋒隊方面，即無產階級方面對於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最容易和最完全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及羣衆武裝起義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打破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莫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的組織，即最民主的，因而也就是羣衆底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組織能盡量便利羣衆去參加新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為毀壞舊制度而奮鬥中，在為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而奮鬥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為一個總的國家組織，成為無產階級這個被

壓迫被剝削羣衆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它從前受資本家地主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羣衆化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却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恰巧那些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也被人用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羣衆，現在却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三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國家組織，而在原則上與那種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國會制的舊式國家組織不同；它是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自蘇維埃政權出現時起，『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徵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當還有階級存在時所有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羣衆化和最民主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的國家組織，因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鬥爭中結合與合作的場所，並在自己的工作中以這個結合與合作為依據，所以它是居民多數統治少數的政權，是這個多數底國家，是這個多數專政底表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它既然是打破一切民族壓迫而以各族勞動羣衆底合作為依據，所以它使這些羣衆易於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便使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即蘇維埃中最有團結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羣衆。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都教導我們說：祇有無產階級能夠統一並領導被剝削勞動居民中散漫的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個經驗底指示易於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並用生產單位的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於是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導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能夠使軍隊擺脫其對資產階級長官的服從，把軍隊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為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面解放出

來的工具。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能夠真正一下子打破並最終地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法官的機關』。（同上）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國家形式能吸引被剝削勞動羣衆組織無條件地經常參加國家管理，所以只有它能準備使國家組織消亡，這種消亡是將來的無國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現象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底範圍中也就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底發展和完成。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 （五）農民問題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從這個問題中，我拿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提法。有人以爲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爲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也不會使農民問題喪失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無疑具有的那種嚴重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開始，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同時，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因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因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發生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政權並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份，因此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之所以漠視農民問題，甚至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在西方有特殊發展條件，而首先是因為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注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他們文雅風度底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底表現。其實，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後漠視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活底某些條件而潛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能力，是否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否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為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者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他們從前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是這樣，而且現在還是這樣，——變為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多數農民是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為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些革命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為反對奴役和剝削

而進行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和貧困而進行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而是說要援助直接或間接使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協助無產階級革命，促使農民變爲工人階級後備力量和同盟者的那些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一直到包括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爲止。這一時期底特徵，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爭奪農民的歷史。杜馬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爲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能向之求得幫助的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底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爲戰爭年份已經完全指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就完全是畫餅充飢，自作幻想。如果沒有杜馬時期底實驗教訓，那末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結果就引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當時在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那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為並且不能成為獨立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在那裏，農民擺脫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那時人數尚少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到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是使資產階級底政治比重大大增加。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與此完全相反的結果。在俄國，革命底結果並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並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力量增加，而是使它喪失了基本的後備力量，即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到了首位，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無產階級周圍。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比較短促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無產階級領導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特殊現象呢？這個特殊現象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達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開展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變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喪失任何的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作工的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在同樣的大工廠裏作工的人，却只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布爾什維克這樣的革命黨的條件下，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全國政治生活裏最大的力量。

（2）企業裏醜惡不堪的剝削形式，再加上沙皇衛隊殘酷不堪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使使工人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徹底革命的力量。

（3）政治上萎靡不振的俄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變成效忠於沙皇政府的直接反革命勢力，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入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因為俄國資產階級是直接依賴於政府定貨的。

（4）當時在農村中存在着最醜惡最難堪的農奴制度餘孽，更加上地主專權，——這

個情況便把農民拋入了革命底懷抱。

(5)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深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個情況便把農民鬥爭匯合爲統一的革命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匯合成爲深刻的革命的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衝擊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應向那裏走呢？農民應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那毀滅一切，破壞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麼？然而它是敵人，——這是已由前後四屆杜馬底多年經驗所證明了的。向社會革命黨人麼？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合適的』，幾乎是農民的政綱，可是，既然社會革命黨人想祇倚靠農民，既然他們在敵人勢力主要源泉的城市中軟弱無力，試問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個新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列去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一般說來，當時在俄國，是否有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有這樣的力量。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已經表明出自己的強大能力，自己的鬥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另外一種擔得起這件事情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是無從找得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農民在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終於覺悟到

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以上便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那些情況。

(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起，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止。這個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從羣衆底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可以大膽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向於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的革命力量，是唯一能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力量。這個時期底歷史，乃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奪農民多數的歷史。決定這一鬥爭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鬥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

如果從前，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末現時，在二月革命以後時期中，當沙皇已被推翻，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已將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時，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了。重心顯然已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轉移到基本問題，即戰爭問題上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不堪的全國人民，首先是農民所發出的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政權，因爲當時他們，而且祇有他們，總是拖延戰爭，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的結局』。當時，除非推翻資產階級，實際上已沒有別的出路可以擺脫戰爭。

這已經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後一派，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以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力謀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都贊助了工人爲爭得和平，爲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在農民前面沒有別的出路，而且不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就是給與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教訓，因爲它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約言，而在事實上他們所施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之繼續拖延，祇是更加證實這個教訓正確，催促革命前進，並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兵士羣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孤立，已成爲確定不移的事實。

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以上便是促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那些情況。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從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末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為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有的工業；爲此目的而利用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基礎。

但懷疑派是弄錯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

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力量。

恩格斯曾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為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是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爲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了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懷疑派硬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其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

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要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讓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我們在這方面爲着農民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公款，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這難道不很明白麼？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在俄國，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實行着，——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個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

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雇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為單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別一條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發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以農業各部門（如蘇、馬鈴薯、油類等等）爲標準的新的巨大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蘇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蘇業農民生產合作社。這個蘇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蘇類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制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我在這裏說國家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制中的家庭工業，例如紡織業部門的家庭工業體系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的



家庭生產體系下，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其他農業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講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社，認爲合作社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新的民衆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時說道：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需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不待說，「自由」資

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代價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週轉，而只是幫助有真正的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週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作是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

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爲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保證過渡於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那個基礎。

## （六）民族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已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一些主要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這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所關懷其命運的一些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若干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是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底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了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而打破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此便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自決原則曲解，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把民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操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便使民族自決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

兼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為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完全排除了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羣衆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種工具的，——而變成了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沙文主義鬼蜮技倆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給予羣衆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種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黨覺得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了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鬥爭，那末『民族平等』的宣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國家獨立生存而鬥爭的問題。

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民族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當作是與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

們當時都是不說自明地認定，歐洲無產階級是不必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能獲得勝利的，以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是儘可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大道。不必進行反帝革命鬥爭，而能於無形之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的。現在，這種反對革命的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又已經證實：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必須與殖民地和依賴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的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能力，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末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為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是不是可以把握和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為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為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被壓迫國民族解放運動是含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各被壓迫民族和依賴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

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趨向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趨向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份，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的。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却是爲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歐洲革命運動死敵的沙皇制度。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份。在個別的具体情形下，部份也許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份。』（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從革命運動底利益觀點上來具體估量個別民

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無產階級分子參加這運動為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政綱為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基礎為前提。阿富汗國王為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個鬥爭能削弱、瓦解和掘毀帝國主義；然而例如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所進行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份，並反對社會主義的；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為保持埃及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政府底閣員是無產階級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份，並『贊成』社會主義的。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令這一步驟違背形式民主制要求，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非常嚴重的打擊，即毫無疑義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民主爲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爲標準。就是說，『不要單獨看待，而要以世界範圍爲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一）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是爲數極少的文明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組成絕大多數居民的殖民地 and 依賴國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

（二）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實力來源。

（三）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四）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五）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爲一條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線。

（六）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革命戰線，那末發展國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



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來反對『祖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線，因為『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8) 這種援助就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便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勝利物質基礎的統一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方面，即兩個趨向：一個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基礎上產生的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趨向；另一個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形成而產生的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的趨向。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

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第二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為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自願聯合的建立，祇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祇有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堅強果決而毫不間斷地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國）『社會主義者』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們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為擺脫壓迫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精神，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

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應該首先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不然，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那個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即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組織，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和孤獨思想，他們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瞭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保持被壓迫國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便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間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和被壓迫民族裏勞動羣衆的道路。請看列寧說明共產主義運動用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種雙方面工作的言論吧：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強大民族裏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裏，在兼併的民族裏和被兼併的民族裏，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溶合爲一的

其同目的，顯然是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可以說是異道同歸。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強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鼓吹民族溶合，而同時却忘記了，即令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溶合（用兼併手段），如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溶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溶合」等等，——那末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是要工人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用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視之為帝國主義者，視之為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却應當以我們這個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末尾二字為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既可以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可以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某個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為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他在任何場合都應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和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份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也許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立自由」

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溶合這一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見『列寧全集』，第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 （七）戰略與策略

從這個題目，我拿出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階段與戰略，（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領導，（五）策略領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多少和平發展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把國會活動當作階級鬥爭主要形式的時期。當時關於偉大階級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搏戰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似乎都是不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合法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適應着當時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地位，並且似乎應當始終處於在野黨地位的那種條件去利用國會活動。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瞭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下，既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

劃週到的策略。當時，祇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但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滔天的罪惡，並不在於它實行了利用國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是在於它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是唯一的鬥爭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搏戰時期，當國會外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為首要的迫切問題時，第二國際各黨就退避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已成為直接的實踐問題時，當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為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都已經完全確切表現出來時，祇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週到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了的那些關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的。但列寧並沒有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為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為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體系。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及『幼稚病』等書，毫無疑義都是加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武庫中去的最寶貴的貢獻。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 革命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製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而自十月革命以後，則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戰略也與此適應而改變過。

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餘孽。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在俄國推翻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貧農。鄰國無產階級是意料中的後備力量。拖延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這個民主派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

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煽動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時代已經開始。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力量是各發展國內的半無產者和小農羣衆，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各黨孤立，這些黨是與帝國主義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各殖民地及依賴國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係於革命底基本力量及其後備力量的。它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來潮或退潮，革命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爲實現這個路線而鬥爭，其方法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戰略底目標是要取得——譬如說——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戰爭底勝利，徹底完成反沙皇制度鬥爭或反資產階級鬥爭，而策略底目標却沒有這樣重大，因爲策略並不是要爭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要爭得某些戰役底勝利，某些戰鬥



底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那個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略中的一部份，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是依着來潮退潮而變更的，在革命第一個階段時期（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始終沒有變更，而策略在這個時期內却變更過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黨底策略是進攻的，因為當時有着革命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此適應的鬥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政治罷工，抵制杜馬，武裝起義和革命戰鬥口號，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形式。當時，組織形式也因鬥爭形式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較為公開的工人黨，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內，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策略，因為當時是革命運動低落，是有着革命退潮，所以策略也就不能不顧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形式以及組織形式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杜馬外的公開的革命活動，而是杜馬內的活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是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是應秘密起來，而羣衆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要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過幾

十次，而戰略計劃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係於無產階級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是關係於這些形式底更代和配合的。策略在革命某一階段上可以依革命來潮或退潮，依高漲或低落為轉移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領導。革命底後備力量有兩種：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和依賴國內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與成果，而無產階級為收買強有力的敵人並取得暫息時間起見，是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下，暫時放棄一部份勝利品和成果的；

間接的：(1) 本國各個非無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去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後備力量的，(2) 各個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大戰），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被迫退却機動時可以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力量，用不着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力量，因其意義並不時常都很明顯，所以必須指出：有時候，它們對於革命進程是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和第一次革命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所發生的衝突，其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情上，毫無疑義是起了相當

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的事實所有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因為當時各國帝國主義者忙於他們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而有可能來直接實行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為必不可少的事情的時候，這種後備力量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力量來達到革命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後備力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時，當進攻在以全力進行時，當武裝起義已急待發動時，當調動後備力量去緊緊跟上先鋒隊已成為決定成功的條件時，——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處。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可算是表明這樣運用後備力量的實例。毫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敵人最易受傷處就是戰爭。毫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舉行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在後方經過蘇維埃和在前線上經過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力量，使其緊

緊跟上先鋒隊。革命底結局表明了：當時後備力量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轉述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而把戰略上運用革命力量的這個條件說明如下：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武裝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否則那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敵入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以說是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第二，要估計到危機已達到頂點，先鋒隊已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力量已具有贊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的情緒已極端混亂的情形而選定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武裝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

那時，決戰時機可算是完全成熟了，就是說，如果『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

竭』，如果『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分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天醜』，如果『在無產階級中，羣衆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十月武裝起義之舉行，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弄出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掉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什運動進程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因而就會造成失敗的危險。有一部份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武裝起義，要算是這樣『失掉速度』的例子，要算是不會選擇武裝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表現着動搖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力量還沒有被拉來緊緊跟上先鋒隊。

第三，要勇往直前地實行既定的方針，不顧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阻礙和障礙，其所以必須如此作，是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莫大的錯誤，即海員們所熟悉的所謂『失掉方針』。我們黨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採取的錯誤步驟，——黨當時決定參加預備國會，——要算是這樣『失掉方針』的例子。當時，黨似乎是

忘記了，蘇維埃國會是資產階級企圖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去的手。黨參加這種機關，就會紊亂全部計劃，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奮鬥爭的工農迷失道路。這個錯誤是因布爾什維克退出預備國會便被糾正了的。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時，當退却必不可免時，當受敵人挑撥迎戰是顯然於己不利時，在這種時力量對比下祇有實行退却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並保存其後備力量時，就必須靈敏地運用後備力量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四、總結：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經驗——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戰略底目標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然後轉為進攻。」

蘇聯布列斯特和約，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使黨有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為自己保留着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當時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間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一種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戰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領導。策略領導是戰略領導底一部份，它是服從戰略領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精通無產階級底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保證這些形式底正確運用，以取得在一定勢力對比下爲準備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最高限度的效果。

怎樣才算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因爲最適合於當時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和保證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羣衆引到革命戰線上，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並不是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之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之不可免。問

題是要使羣衆，使千百萬羣衆瞭解這種不可避免性並表示出贊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是要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之不可避免，並提出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察知革命口號正確的那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工作，並根據這工作去發展鬥爭，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察知杜馬之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約言之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之不可能，農民與工人階級聯盟之必不可免，——如果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杜馬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人就不會被揭破，而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是不可能的了。

召回主義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使先鋒隊脫離自己千百萬人的後備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跟着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它舉行武裝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為當時爲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揭破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底擁護者，因為當時羣衆還沒能根據本身經驗察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與自由的言辭之虛偽性。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的經驗，那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不會陷於孤立，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耐心解釋』各小資產階級黨



底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鬥爭的策略，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變成一小羣徒託空言而毫無根基的陰謀家。

列寧說：

『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時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同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全卑鄙醜陋，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反動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的專政，然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一抓住這個環

節，便能握住整個鍊條而準備好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底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可從很久以前時期（黨形成時期）引來，另一個例子則可從我們所最切近的現今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引來。

在黨形成時期，當時無數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自上至下地腐蝕着黨，當時思想上的分離是黨內生活底特徵，——在這時期，整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和黨面前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秘密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祇有經過全俄秘密報，才能造成黨內意見一致的中堅，它能把無數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奠定組成爲真正黨的基础。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當時工業正處在萬分破壞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產品不足；當時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已成了順利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所有一切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可結合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有生產而沒有銷路，便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藉發展商業去擴展銷路，才可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以後，只有把握住商業以

後，只有把握住這個環節以後，才可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便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鍊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目前……這樣的環節就是要由國家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的調節（指導），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便是在歷史事變鍊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的「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二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策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爲列寧主義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一切妥協。這種見解完全不對。布爾什維克十分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種條件下，一般改良以及通融和妥協，是必要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手段，

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了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而爲人跡所未通過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〇頁）

問題顯然不在於改良或妥協和通融，而是在於怎樣使用改良和妥協。

由改良派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用作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罷了。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必然要變爲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瓦解革命的手段。

由革命家看來，却恰巧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自然要變爲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鞏固革命的手段，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撐點。

革命家接受改良，是要利用它爲連環鉤來把合法的工作與不合法的工作聯繫起來，是要利用它爲掩飾物來加強不合法的工作，這種工作底目標就是要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妥協辦法的實質。反之，改良派接受改良，却是爲要拒絕任何不合法的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作革

命的事業，而安息於『恩賜』改良底福蔭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採取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採用列寧在『論黃金底作用』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那條『改良主義道路』，採取迂迴行進的道路，採取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息時間，養精蓄銳和準備實行新進攻的條件。不可否認：這種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道路。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特點，卽在這種情形下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政權方面出發的，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暫息時間，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

於是，在這種條件下，改良就變成與改良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爲，而且只是因爲革命在前一時期內的發展規模已很廣大，而開展了很廣闊的場所，使得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用迂迴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而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

下，改良底來源却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即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而爲無產階級所支配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只能從一方面，即是只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國國家中都還沒有獲得多少穩固、多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即令只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仍如以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治觀點，才能瞭解的：在獲得勝利之後，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說來，當實力已極度緊張地運用過而弄得顯然不夠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它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爲取得暫時時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被迫退却時，也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頁）

(八) 黨

在第二國際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也是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革命戰鬥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黨，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流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範去

改造全部黨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提上後備力量，要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絕望的境地，自陷於不可避免的失敗了。擔負有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的黨為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識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所有一切優秀分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它要成為真正先進的部隊，便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便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便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



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來，那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第二國際各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它們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夠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說到鬥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遭受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更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夠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只是先進部隊而已。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即本階級中的一部份，它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

級出身的人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準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羣衆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阂，如果黨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如果黨與非黨羣衆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來，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羣衆送進黨來的，這些非黨羣衆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非有他們的贊同，一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是把我們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黨，看作是親近親切的黨，他們認爲黨之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份。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儘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

神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黨人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為原始，比較容易為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同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性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如果它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還應當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黨底任務非常偉大而繁雜。黨應當在非常困難的國內國外發展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使無產階級避開勁敵底打擊；它應當同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項著名條文中就規定了的，在這個條文中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把黨員看作是黨內某一組織底成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人黨的『制度』，要

求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使黨內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東西，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應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準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爲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寧說：

『從馬爾托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爲『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名稱』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搗亂組織的思想。』（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二一頁）

可見，黨並不僅是黨內各個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份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服從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穩定的分子方面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始終一貫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是應受譏笑，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評論這些不穩定分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份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要掩飾他們對於中

史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要裝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依據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依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依據黨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補選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

一〇百和第二百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爲順利進行反資本鬥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以及蘇維埃即國家組織形式（當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非黨的，而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擔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

\*這裏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雪里維得、馬爾托夫、頗特列索夫等人而言，他們不服從第一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責備列寧爲「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擔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也就不會互相妨害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這一切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即是為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即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它不僅是因為有必要的經驗，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為充分的威信，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這些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經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够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為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為服務機關，變成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底領導。問題

只是要使所有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中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正因為如此，所以主張非黨組織「獨立」「中立」，而繁殖着一些獨立國會議員和脫黨出版家，近視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合作運動者的那個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主要的領導的基本。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而且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鞏固並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以及危機存在的情形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所有一切線索集中到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



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司令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了。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了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的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安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當階級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末黨內鐵一般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有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黨內批評和黨內意見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

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便是爲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鐵的紀律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列寧說：

『在現今國內戰爭尖銳的時代，共產黨爲要實現自己的職責，就一定要它是組織得最集中的，就一定要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就一定要全黨中央是擁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摘自『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的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無論與黨內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底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能

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自由主義玩藝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為自己工作底基礎，便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論黨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並『立刻解散所有一切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論黨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僧、知識界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階級化的人，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裏來。同時，無產階級上層分子又發生腐化過程，他們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的工會領袖和國會議員。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階級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

因爲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十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實行搗亂和從內部破壞黨組織的主要來源。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便會陷於兩面被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分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方法『克服』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消除』這些分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敗而危險的理論，它而使黨陷於癱瘓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使黨聽憑機會主義者宰制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托夫派與唐恩輩、頗特列索夫輩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說我們黨已創立了自己内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爲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靠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

風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為甚至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為革命勝利而作最殘酷的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個政權還沒有穩固。因為進攻這個政權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那就會不是減弱，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 (九) 工作作風

這裏不是說文學作風。我在這裏所說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的一種很特殊的要素，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工作者。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黨工作者和國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是什麼呢？它的特點怎樣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第二，就是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這兩個特點底結合。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能消除頑固習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老舊傳統態度的一種消毒劑。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種興奮的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沒有它，便不能前進一步。可是，如果不把它和工作中的美國人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它在實踐中就會大有可能墮落為空洞的『革命的』馬尼洛夫精神。這種墮落例子簡直是不可勝數的。誰不知道有一種『革命的』臆造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病症，其來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保在他那篇標題為『共產主義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的小說中，描寫過一些患有這種病症的『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立意擬定一個理想完人標準表：『結

果竟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這篇小說中雖有些過於誇大之處，但它正確地抓住了這種病症，却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患有這種病症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臆造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病症，稱之爲『共產黨員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黨員誇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廁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十至五十一頁）

列寧通常都用日常平凡的事情來與這種『革命的』空砲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義，是與真正列寧主義底精神或字句絕對相反的。

列寧說：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少發些政治喧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四三頁和第三二五頁）

反之，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却是能消除『革命』馬尼洛夫精神和虛幻臆造主義的一種消毒劑。美國人的求實精神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有什麼障礙，而以其切實堅忍精神掃除一切和任何障礙，它對於一件事情只要已經開始來做，就



一定要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如果沒有這個力量，那末認真的建設工作是無法作成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結合起來，那它就有大可能墮落爲狹隘的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病症，往往使某些『布爾什維克』墮落下去，離開革命事業呢？皮里略克在他那篇標題爲『荒涼年份』的小說中描寫過這種特殊的病症，描寫過某些俄國『布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遍身都充滿着行動意志和實踐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結果是誤入迷途，離開了革命工作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冷酷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病症。列寧痛斥了這種病症，稱之爲『近視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都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與這種病症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革命』製造主義一樣，是與真正列寧主義絕對相反的。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與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可得到列寧主義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314

15

書號 0029



A 037 =

4.

基本定價 3.80